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舊五代史卷

六十五至  
七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sub>臣</sub>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四百六十六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一

列傳十七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為紀綱  
光啟中罕之謁武皇于晉陽因選部下驍勇者百人以  
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

祐七年改匡衛軍都校柏鄉之後汴將韓勅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勅選精兵先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斲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不可遏卿計如何建及于部選士二百挺槍大譟禦汴軍卻之于橋下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劉鄩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

其陣授天雄軍教練使八月遷遼州刺史十四年從擊契丹于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楊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堙壅率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後前軍逗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故汝軍誥朝合戰建及橫稍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槍校節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繇是王師復振以功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十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竿維

之扼斷津路王師不得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  
賞危急莊宗令積帛軍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  
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晷  
刻時棹船滿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鎧執稍呼曰豈有  
一衣帶水縱賊如此乃以二船寔甲士皆短兵持斧徑  
抵梁之戰艦斧其窄又令上流具甕積薪其上順流縱  
火以攻其艦須臾煙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乃入  
南城賀瓌解而去其年十二月與汴將王瓚戰于戚城

建及傷手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羣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衙銀槍效節帳前親軍善于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絕甘分少頗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絕雌劣者忌讒之時宦官韋令圖監建及軍每于莊宗前言建及以家財驟施其趣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莊宗因猜之建及性既忠藎雖知讒構不改其操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及

少遇禍亂久從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復有功見疑私心憤鬱是歲卒于太原時年五十七

石君立趙州昭慶人也亦謂之石家財初事代州刺史李克柔後隸李嗣昭為牙校歷典諸軍夾城之後君立每出挑戰壞汴軍柵壘俘橋而還八年與汴軍戰于龍化園敗之獲其大將卜渥以獻嗣昭每出征俾君立為前鋒敵人畏之王檀之逼晉陽也城中無備安金全驅市人以登陴保聚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人心



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王檀游  
軍扼汾橋君立力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  
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  
分出諸門擊殺于外遲明梁軍敗走十七年將兵屯德  
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砦莊宗親率騎軍于  
河外循岸而上邀擊之汴人拒楊村五十里于河曲蒲  
張村築壘以貯軍儲莊宗令諸軍攻之汴人設伏于要  
路逆戰偽敗王師乘之蹙入壘門梁伏兵起因與血戰

君立與鎮州大將王釗隔入賊壘時諸將部校陷賊者  
十餘人君立被執送于汴梁主素知其驍勇欲用之為  
將械而下獄久之梁主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將難  
與議勇如欲將我我雖真誠效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  
吾何忍反為仇人哉既而諸將被戮尚惜君立不之害  
同光元年莊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殺之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  
為騎將驍果出諸將之右燕帥劉守光僭逆不道莊宗

令周德威征之守光大懼以行珪為武州刺史令張倚  
角之勢時明宗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  
禦之明宗諭以逆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在  
山北聞行珪有變即率部下軍衆以攻行珪行珪遣弟  
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將兵  
援之明宗破行欽于廣邊軍行欽亦降尋以行珪為朔  
州刺史歷忻嵐二郡遷雲州留後天成初授鄜州節度  
使尋移鎮安州行珪性貪鄙短于為政在安州日行事

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累為賓職及佐行珪覩其貪猥因強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于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繇疋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之深銜之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延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于汴聞者寃之未幾行珪以疾卒詔贈太尉

張廷裕代北人也幼事武皇于雲中從平黃巢討王行  
瑜自行間漸升為小將莊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  
都虞候歷蔚慈隰三州刺史同光三年除新州節度使  
塞上多事廷裕無控制之術邊鄙常聳天成三年卒于  
治所詔贈太保

王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檀營五州刺史思  
同母即劉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為帳下軍校  
會劉守光攻仁恭于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時

年十六武皇命為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  
諸軍思同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為詩什與人倡和自稱  
薊門戰客魏王繼友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興聖  
宮頗用事思同不平之呂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  
同和曰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其所為詩  
句皆此類也每從征必在興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  
州刺史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為同州節度使  
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

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  
入朝見于中興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  
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  
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  
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  
及此耶時兩川叛欲用之且留左右故授右武衛將軍  
八月授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遷京兆尹西京  
留守伐蜀之後為先鋒指揮使石敬瑭入大散關思同

恃勇先入劔關大軍未相繼復被董璋兵逐出之及敬

瑋班師思同以曾獲劔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三年兩

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入則朝廷難制密詔思同相度

形勢即乘間用軍事未行而董璋敗八月復為京兆尹

兼西京留守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鄰境及潞王不稟朝

旨致書于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

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致殘害骨肉搖動藩

垣懼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



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  
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技見思同因歡諷動又  
軍校宋審溫者諸使于雍若不從命即獨圖之又令推  
官郝昭府吏朱延又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彥稠至  
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于獄彥稠請誅審溫拘送昭  
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  
為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于扶風三月十四日與張  
虔釗會于岐下梯衝大集十五日進收東西關城城中

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扞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  
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諭于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  
詰旦西南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詬反  
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  
西門先入思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  
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弃仗之  
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集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  
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彥稠萇從簡俱至

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  
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乖于事然盡  
心于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  
行迂之于路達予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  
傾我國家殘害骨肉非予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  
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悞我今日之罪其可逃  
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鉞累歷重  
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

衰救弱則禍速但恐瞋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鑾鼓膏原  
縲囚之常分也潞王為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憇歇潞王  
欲用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屢啟于劉延朗言思  
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  
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王醉  
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  
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即位詔贈  
侍中

索自通字得之太原清源人也父繼昭以自通貴授國  
子監祭酒致仕自通少能騎射嘗于山墅射獵莊宗鎮  
太原時遇之于野訊其姓名即補右番廳直軍使後因  
從獵射中走鹿轉指揮使佐周德威攻燕軍于涿州擒  
燕將郭在鈞從莊宗定魏博改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  
自隨駕左右廂馬軍都指揮授忻州刺史歲餘移鎮復  
典禁兵領韶州刺史出為大同軍節度使累歲移鎮忠  
武改京兆尹西京留守楊彥溫據河中作亂索自通率師

討平之授河中節度使尋自鄜州入為右龍武統軍初

自通既平楊彥溫代末帝鎮河中臨事失于周旋末帝

深銜之

通鑑自通至鎮永安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

是得免

及末帝即位自通憂悸求死清泰元年七月因朝

退涉洛自溺而卒子萬進周顯德中歷任方鎮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攷證

唐列傳十七李建及傳改匡衛軍都校○案歐陽史作  
匡衛指揮使

石君立傳又令上流具甕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  
艦○案通鑑作木甕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與  
是書異歐陽史作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與是書  
同

高行珪傳明宗諭以順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

欽率部下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  
案歐陽史行珪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  
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是行珪先  
求救于晉而後降也是書作降晉後告急微有異同  
王思同傳為帳下軍校○案歐陽史作銀胡鞞指揮使  
飛騰指揮使○案歐陽史作飛騰都揮使

位止鄭州刺史○案歐陽史作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  
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



以五絃技見思同○案歐陽史作遣伶奴安十十以五  
絃謁思同

又令推官郝昭○郝昭歐陽史作郝詡通鑑從歐陽史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六十七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二

列傳十八

安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為河東將救交鄆而  
沒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  
為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至洎

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踐祚領樞密使俄

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充職

案以下有闕文

明宗遣回鶻侯三馳

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地素僻無驛馬縣令劉知章  
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將殺  
之重誨從容為言乃得不死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  
因以伐淮南明宗難之後李璘得淮南謀者言徐知誥  
欲奉其國稱藩臣願得安令公一言為信璘即引謀者  
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謀者使遣知誥

為信其直千緡重誨為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縮大任否  
臧自若環衛酋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鄭州子  
鎮懷孟身為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  
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于衆云聞相者言其貴不可  
言今將統軍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頗駭上聽明  
宗謂重誨曰聞卿樹心腹私市兵仗欲自討淮南有之  
否重誨惶恐奏曰興師命將出自宸衷必是奸人結構  
臣願陛下窮詰所言者翼日帝召侍衛指揮使安從進

藥彥稠等謂之曰有人告安重誨私置兵仗將不利于社稷其若之何從進等奏曰此是奸人結構離間陛下勲舊且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從微至著無不盡心今日何苦乃圖不軌臣等以家屬保明必無此事帝意乃解重誨三上表乞解機務詔不允復面奏乞與臣一鎮以息謗議明宗不悅重誨奏不已明宗怒謂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即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臣商量重誨事馮道言曰諸人苟惜安令公解樞務為便趙鳳曰大

臣豈可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自宸  
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由是兼命范延光為樞密使  
重誨如故時以東川帥董璋恃險難制乃以武虔裕為  
緜州刺史董璋益懷疑忌遂繫虔裕以叛及石敬瑭領  
王師伐蜀夾路艱阻糧運不繼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  
翼日領數騎而出日駟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  
所在錢帛糧料星夜輦運人乘斃路于山路者不可勝  
紀百姓苦之重誨至鳳翔節度朱弘昭延于寢室令妻

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有人讒搆幾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既辭弘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迴亦奏重誨過惡重誨已至三泉復令歸闕再過鳳翔朱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駭然曰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重誨曰吾知之矣此



非渠志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翼  
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過  
相慙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矣重誨曰吾一死未  
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輕懷異志遽勞朝廷興師增聖上  
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重  
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拜  
重誨于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太傅過禮俛首方拜從  
璋以槓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傅

何遽如此并擊重誨妻首碎並剥其衣服夫妻裸形踣于廊下流血盈庭翼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其屍堅請方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者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悉自恣習襟果

貽顛覆

五代史補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

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為賂重誨喜而為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知只銷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五代史闕文明宗令翟光勣李從璋誅重誨于河中

私第從璋齋揭擊重誨子也重誨曰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臣謹按明宗寔錄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避諱不敢直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泯矣

朱弘昭太原人也祖玟父叔宗皆為本府牙將弘昭事明宗在藩方為典客天成元年為文思使歷東川副使二年餘除左衛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三年轉宣徽南院使明宗親祀南郊弘昭為大內留守加檢校太傳出鎮鳳翔會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弘昭迎謁馬首請館于府署妻子羅拜

捧卮為壽弘昭密遣人謂敬瑭曰安公親來勞軍觀其舉措孟浪儻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則不戰而自潰也可速拒之必不敢前則師徒萬全也敬瑭聞其言大懼即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因返旆東還復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及重誨得罪其年弘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慰南院使長興三年十二月代康義誠為襄州節度使四年秦王從榮為元帥屢宣惡言執政大臣皆懼謀出避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久更見

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  
于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趙  
延壽出鎮汴州召弘昭于襄陽代為樞密使加同平章  
事十月范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弘昭對掌  
樞務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即位弘昭  
以為由已得立故于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後覃恩弘昭  
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致其釁隙以致  
禍敗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弘昭圖之時將

軍穆延輝在弘昭第曰急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  
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弘昭援劍大  
哭至後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弘昭曰窮至  
此耶乃自投于井安從進既殺馮贇斷弘昭首俱傳于  
陝州及漢高祖即位贈尚書令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中為馬軍  
都指揮使秦王為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歲時曲  
遺頗厚于諸將及朱弘昭為樞密使勢焰尤甚洪寔以

宗兄事之意頗相協弘昭將殺秦王以謀告之洪實不

以為辭時康義誠以其子事于秦府故恒持兩端及秦

王兵叩端門洪實為孟漢瓊所使率先領騎軍自左掖

門出逐秦王自是義誠陰銜之閔帝嗣位洪實自恃領

軍之功義誠每言不為之下應順元年三月辛酉義誠

將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時義誠與洪

實同于庫中面論用兵利害

歐陽史云洪寔見軍士無  
闕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

其有洪實言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衄無一人一

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  
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也洪實曰公  
自反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實猶理前謀又  
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  
辨遂命誅洪實既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故洪實  
之死後人皆以為冤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騎射事武皇從  
莊宗入魏博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同光末從



明宗討鄴城軍亂迫明宗為主明宗不然義誠進曰主上不慮社稷阽危不思戰士勞苦荒耽禽色溺于酒樂

今從衆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繇是委之心  
膺明宗即位加檢校司空領富州刺史總突騎如故尋  
轉捧聖都指揮使鎮邠州刺史明宗幸汴平朱守殷改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西節度使車駕歸洛授侍衛

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

太平廣記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常軍中差人

于大宅充院子亦魯小有答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詰其  
姓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

而泣聞者莫不驚異長興末加同平章事秦王為天下兵馬元帥

氣燄灼灼大臣皆懼求為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為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真誠及朱弘昭馮贇等懼禍謀于義誠但云僕為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既誅明宗宴駕閔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變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于潞王求免也會

與朱洪實議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義誠包藏之志閔  
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  
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  
潞王雖罪其奸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  
門外夷其族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幼以騎射事明宗累遷至列  
校明宗踐阼領澄州刺史河陽馬步都將從王晏球討  
王都于定州平之領壽州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侯屬

河中指揮使楊彥溫作亂彥稠改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充河中副招討使將兵討平之無幾党項却迴鶻入朝  
使詔彥稠屯朔方就討党項之叛命者搜索盜賊盡護  
迴鶻所貢馳馬寶玉擒首領而還尋授邠州節度使遣  
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人遣復鄉  
里受詔與延州節度使案原本  
闕二字進攻夏州累月不克兵  
罷歸鎮閔帝嗣位與王思同攻鳳翔為副招討使禁軍  
之潰彥稠欲沿流而遁為軍士所擒而獻之時末帝已

至華州令拘于獄誅之漢高祖即位與王思同並制贈侍中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閔帝在藩時補為客將知書樂善動皆由禮長興中閔帝連殿大藩遷為都押衙參輔閫政甚有時譽閔帝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欲閔帝之舊臣在于左右乃出為磁州刺史閔帝蒙塵于衛令詢日令人奔問及閔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卒

史臣曰夫代大匠斲者猶傷其手況代天子執賞罰之柄者乎是以古之賢人當大任秉大政者莫不卑以自牧推之不有廊自公之道絕利己之欲然後能保其身而脫其禍也而重誨何人安所逃死古語云無為權首反受其咎重誨之謂歟自弘昭而下力不能衛社稷謀不能安國家相踵而亡又誰咎也唯令詢感故君之舊恩由大慟而自絕以茲隕命足以垂名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攷證

唐列傳十八安重誨傳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于衆云○案歐陽史作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所載異

朱弘昭傳敬瑭聞其言即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案歐陽史作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還軍重誨亦被讒召還

朱洪實傳○洪實歐陽史作弘實疑薛史避宣祖諱故

攷弘作洪攷通鑑朱弘昭上一字犯宣祖諱洪實本  
未嘗犯諱也今仍是書原文

康義誠傳鎮邠州刺史○邠州歐陽史作汾州

藥彥稠傳充河中副招討使○案歐陽史作招討使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六十八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三

列傳十九

豆盧革祖籍同州刺史父瓚舒州刺史

宣和書譜云失其世系

革

少值亂難避地郾延轉入中山王處直禮之避于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為意言甚

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而理家無法獨請謁見處  
直處直慮布政有缺有所規諫歛版出迎乃為嬖人祈  
軍職矣天祐末莊宗將即位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  
舉之徵拜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  
多錯亂至于官階擬議前後倒置屢為省郎蕭希甫駁  
正革改之無難色莊宗初定汴洛革引薦韋說冀諳事  
體與已同功說既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于革  
人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為人所刺遂改授員外

郎革請說之子濤為弘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鼎為集  
賢學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之後  
不以進賢勸能為務唯事修練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  
嘔血數日垂死而愈天成初將葬莊宗以革為山陵使  
及木主歸廟不出私第專俟旄鉞數日無耗為親友促  
令入朝安重誨對衆辱之曰山陵使名銜尚在不俟新  
命便履公朝意謂邊人可欺也側目者聞之思有所中  
初蕭希甫有正諫之望革嘗阻之遂上疏論革與說苟

且自容致君無狀復誣其縱田客殺人冒元亨上第遂  
貶為辰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後鄭珏任圜等連  
上三章請不行後命乃下制曰豆盧革韋說等身為輔  
相手握權衡或端坐稱臣或半笑奏事于君無禮舉世  
寧容革則暫委利權便私俸祿文武百辟皆從五月起  
支父子二人偏自正初給遣說則自居重位全紊大綱  
叙蔭貪榮亂兒孫于昭穆賣官潤屋換令錄之身名醜  
行疊彰羣情共怒雖居牧守未塞非尤革可責授費州

司戶參軍說可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並所  
在馳驛發遣尋貶陵州長流百姓委長吏常知所在天  
成二年夏詔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並放逐使  
子昇官至檢校正郎服金紫尋亦削奪

寶晉齋法書贊  
載豆盧革田園

帖云大德欲要一居處幾旬間舊無田園鄜州雖有三  
兩處莊子綠百姓租佃多年累有令公大王書請却給  
還人戶蓋不欲侵奪疲民魚慮無知之革妄有影庇包  
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與僧往還書其畏強藩避罪苦  
蓋惴惴淵水然其後卒以故縱由客貶夜郎正坐所畏  
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是時據鄜乃高萬興官檢校太  
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即革所謂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  
唐命維新而顓面正朝者不能致號肇之誅而反竊貢

秉旄之安唐之  
不競有自來矣

韋說福建觀察使岫之子也

案以下有闕文

莊宗定汴洛說與

趙光胤同制拜平章事說性謹重奉職常不造事端時  
郭崇韜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措言初或  
有言于崇韜銓選踰濫選人或取他人出身銜或取父  
兄資緒與令史囊橐罔冒崇韜乃條奏其事其後郊天  
行事官數千人多有告勅偽濫因定去留塗毀告身者  
甚衆選人號哭都門之外議者亦以為積弊累年一旦

澄汰太細懼失惟新含垢之意時說與郭崇韜同列不能執而止之頗遭物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得罪說懼流言所鍾乃令門人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義等上疏云崇韜往日專權不嫻故事塞仕進之門非獎善之道疏下中書說等覆奏深詆崇韜識者非之又有王儉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于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為操擬官于近甸及明宗即位說常慮身危每求庇于任圜常保護之說居有

井昔與鄰家共之因嫌鄙雜築垣于外鄰人訟之為希甫疏論以為井有貨財及按之本人惟稱有破釜一所反招虛妄初貶淑州刺史尋責授夷州司戶參軍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入中書亦常通信幣自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莊宗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為屬郡西川既定李興無尺寸之功洎明宗繼承季興頻請三郡朝廷不得已而與之革說方往中書亦預其議及李興占據獨歸其罪流于合州明年夏詔曰陵州合州長流



百姓豆盧革韋說頃在先朝擢居重任欺公害物黷貨  
賣官靜惟肇亂之端更有難容之事且夔忠萬三州地  
連巴蜀路扼荆蠻接皇都弭難之功徇逆帥僭求之勢  
固予視聽率意割移將千里之土疆開通狡穴動兩川  
之兵賦禦捍經年致朕莫遂偃戈猶煩運策近者西方  
鄰雖復要害高季興尚固窠巢增吾肝食之憂職爾朋  
姦之計而又自居貶所繼出流言苟刑戮之稽時處忠  
良于何地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

歐陽史說子濤晉  
天福初為尚書膳

部員外  
郎卒

卷六十二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任通顯程天復未登進士  
第崔魏公領鹽鐵署為巡官昭宗遷洛陽柳璨陷右族  
程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或衣道士服干謁藩伯人未知  
之豆盧革客遊中山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程與革  
弼皆朝族知舊因往來依革處直禮遇未優故投于太  
原汝弼因為延譽莊宗署為推官尋改支使程褊淺無  
他才惟務恃門地口多是非篤厚君子尤薄之初判官

王緘從軍掌文翰胡柳之役緘沒于軍莊宗歸寧太原  
置酒公宴舉酒謂張承業曰予今于此會取一書記先  
以卮酒辟之即舉酒屬巡官馮道道以所舉非次抗酒  
辭避莊宗曰勿謙挹無踰于卿也時以職列序遷則程  
當為書記汝弼亦左右之程既失職私懷憤惋謂人曰  
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兒居余上先是莊宗嘗于帳中  
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嫻筆硯由是文翰之選不  
及于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事人皆敬憚舊例支

使監諸廩出納程訴于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即合飛文染翰以濟霸國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以為辭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謝之後歷觀察判官莊宗將即位求四鎮判官可為宰輔者時盧汝弼蘇循相次淪沒當用判官盧質質性疎放不願重位求留太原乃舉定州判官豆盧革次舉程即詔徵之並命為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歷顯位舉止不恒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

缺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輿騶導喧沸莊宗聞呵導之  
聲詢于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駭異登樓視之笑  
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頃之遣程使晉陽宮冊皇太后  
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安坐肩輿所至州縣驅率丁夫  
長吏迎謁拜伏輿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及汴將王彥  
章陷德勝南城急攻楊劉莊宗御軍苦戰臣下憂之咸  
曰宰相欲連章規諫請不躬御士伍豆盧革言及漢高  
臨廣武事矢及于胷紹云中足程曰此劉季失策衆皆

縮頸嘗論近世士族或曰員外郎孔明龜善和宰相之  
令緒宣聖之系孫得非盛歟程曰止于孔子之後盛則  
吾不知也親黨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府給之府吏訴  
云無例程怒鞭吏背時任園為興唐少尹莊宗從姊壻  
也憑其寵戚因詣程程方衣鶴氅華陽巾憑几決事見  
園怒詈曰是何蟲豸恃婦力耶宰相取給于府縣得不  
識舊體園不言而退是夜馳至博平面訴于莊宗莊宗  
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促令自盡

崇韜亦怒事幾不測賴盧質橫身解之遂降為右庶子  
莊宗既定河南程隨百官從幸洛陽沿路墜馬因病風  
而卒贈禮部尚書

趙鳳幽州人也少為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  
內丁夫為軍伍而黥其面為儒者患之多為僧以避之  
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為博  
州刺史表鳳為判官

案下有  
闕文

為鄆州節度判官唐莊宗

聞鳳名得之甚喜以為護鑾學士後莊宗即位拜鳳中

書舍人及入汴改授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  
全義第后奏曰妾五六歲失父母每見老者思念尊親  
泣下以全義年德妾欲父事之以慰孤女之心莊宗許  
之命鳳作牋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  
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任圜為宰  
相為安重誨所傾以至罷相歸磁州及朱守殷以汴州  
叛馳驛賜圜自盡既而鳳哭謂安重誨曰任圜義士也  
肯造逆謀以讐君父乎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



不責是冬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自西國取經回得佛

牙大如拳褐漬皴裂進于明宗鳳揚言曰曾聞佛牙鎚

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施已踰數千緡聞

毀乃止及車駕還洛留知汴州事尋授中書侍郎平章

事

李之義姑溪居士集趙鳳為莊宗實錄將何挺論昉疏不載昉既相遂引鳳共政事

長興中安

重誨出鎮河中人無敢言者惟鳳極言于上前曰重誨

是陛下家臣其心終不背主五年秉權賢豪俯伏但不

周防自貽浸潤明宗以為朋黨不悅其奏重誨獲罪乃

出為邢州節度使及閔帝蒙塵于衛州鳳集賓左軍校  
垂涕曰主上播遷渡河而北吾輩安坐不赴奔問于禮  
可乎軍校曰唯公所使將行聞閔帝遇弑而止清泰初  
召還授太保既而病足不能朝謁疾篤自為著筮卦成  
投箸而嘆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窮賤吾年已五十  
又為將相豈有遐壽哉清泰二年三月卒鳳性豁達輕  
財重義凡士友以窮厄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  
此多之也

李愚字子晦自稱趙郡平棘西祖之後家世為儒父瞻業應進士不第遇亂徙家渤海之無棣以詩書訓子孫愚童齒時謹重有異常兒年長方志學徧閱經史慕晏嬰之為人初名晏平為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勵志端莊風神峻整非禮不言行不苟且愚初以艱貧求為假官滄州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憂服闋隨計之長安屬閹輔亂離頻年罷舉客于蒲華之間光化中軍容劉季述王奉先廢昭宗立裕王五月餘諸侯無奔問者愚時在華

陰致書于華帥韓建其畧曰僕關東一布衣耳幸讀書  
為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之事常痛心切  
齒恨不得抽腸蹠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  
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  
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  
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  
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于  
前明公處要衝位魚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

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倡義  
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何決策此必然之勢  
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兇破膽浹  
旬之間二豎之首傳于天下計無便于此者建深禮遇  
之堅辭還山天福初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  
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  
子弟親挾梠負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故少師薛廷珪  
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遂

卜居洛表白沙之別墅梁有禪代之謀柳璨希旨欲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殘害乃避地河朔與宗人李延光客于山東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延光素相款奉得侍講禁中屢言愚之行高學贍有史魚蘧瑗之風召見嗟賞久之擢為左拾遺俄充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謀而儼然正色不畏強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末帝讓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

也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晉州節度使華溫琪在任違法籍民家財其家訟于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堅按其罪梁末帝詔曰朕若不與鞠窮謂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憲謂予不念功臣為爾君者不亦難乎其華溫琪所受贓宜官給代還所訟之家貞明中通事舍人李霄備夫毆備舍人致死法司按律罪在李霄愚白李霄手不關毆備夫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遺

再遷膳部員外郎賜緋改司勳員外郎賜紫至是罷職  
歷許鄧觀察判官初在內職慈州舉子張礪依馬貞明  
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補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闕之間  
揄揚愚之節槩及言愚之所為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  
非餓人等篇北人望風稱之洎莊宗都洛陽鄧帥俾奏  
章入朝諸貴見之禮接如舊尋為主客郎中數月召為  
翰林學士三年魏王繼岌征蜀請為都統判官仍帶本  
職從軍時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郭崇韜問計于愚



愚曰如聞蜀人厭其主荒恣倉卒必不為用宜乘其人  
二三風馳電掣彼必破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固鎮收  
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喜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  
討判官陳入至寶雞稱疾乞留在後愚厲聲曰陳入見  
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  
徇繇是軍人無遲留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  
就拜中書舍人師還明宗即位時西征副招討使任圜  
為宰相雅相欽重屢言于安重誨請引為同列屬孔循

用事援引在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屬趙鳳出鎮邢臺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集賢殿大學士長興李年秦王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後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愚初不治第即命為相官借延賓館居之嘗有疾詔近臣宣諭延之中堂設席惟莞絺使人言之明宗時賜帷帳茵

得

職官分紀云長興四年愚病明宗遣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歌匱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

曰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絹百天錢百千惟帳什物一十三事

閔帝嗣位志修德

政易月之制纔除便延訪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  
有意于邳理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  
責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進  
位左僕射清泰初徽陵禮畢馮道士鎮同州愚加特進  
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宰相劉昫與馮道為婚家道  
既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定

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賢家翁所為更之不亦便乎昉憾其言切于是每言必相折難或至誼呼無幾兩人俱罷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嬰疾率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允卒于位

任圜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父茂弘避地太原奏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回圜團罔風形俱異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圜歷代憲二郡刺史李嗣昭典兵于晉陽與圜遊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為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

圜美姿容有口辯嗣昭為人間諜于莊宗方有微隙圜奉使往來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圜之力也及丁母憂莊宗承制起復潞州觀察判官賜紫常山之役嗣昭為帥于軍圜代總其事號令如一敵人不知莊宗聞之倍加獎賞是秋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賊逼我軍圜麾騎士擊之頗有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亦以圜所庇護焉莊宗改鎮州

為北京以園為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鎮改行軍司馬充北面水陸轉運使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尚書崇韜伐蜀奉令從征西蜀平署園黔南節度使懇辭遂止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以勁兵八千迴劫西川繼茂聞之夜半命中使李廷安召園園方寢廷安登其牀以告之園衣不及帶遽見繼茂繼茂泣而言曰紹琛負恩非尚書不能制即署園為招討副使與都指揮使梁漢鵬等

率兵攻延孝于漢州擒之旅至渭南繼岌遇害圜代總  
全師朝于洛陽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判三司圜揀拔  
賢俊杜絕倖門百官俸入為孔謙減折圜以廷臣為國  
家羽儀故優假班行禁其虛估朞月之內府庫充贍朝  
廷修葺軍民咸足雖憂國如家而切于功名故為安重  
誨所忌嘗與重誨會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  
嫌隙自茲而深矣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部重誨止  
之俾須內出爭于御前往復數四竟為所沮

通鑑安重誨與圜爭

于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  
誨論事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  
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  
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

因求罷三司天成二年除太

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及朱守殷叛重誨乘間誣其結  
構立遣人稱制就害之乃下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圜  
早推勲舊曾委重難既退免于劇權俾優閒于外地而  
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緘題固避于嫌疑情旨頗彰于  
怨望自收汴壘備見蹤由若務含弘是孤典憲尚全大  
體止罪一身宜令本州于私第賜自盡圜受命之日聚



族酣飲神情不撓清泰中制贈太傅子徹仕皇朝位至  
度支郎中卒

史臣曰革說承舊族之胄佐新造之邦業雖謝于財成  
罪未聞于昭著而乃為權臣之所忌顧後命以無逃靜  
而言之亦可憫也盧程器狹如是形渥攸宜趙鳳李愚  
咸以文學之名俱踐巖廊之位校其貞節愚復優焉任  
圜有縱橫濟物之才無明哲保身之道退猶不免吁可  
悲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攷證

唐列傳十九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案歐陽史不知其世家何人

趙鳳傳以為護鑾學士○案五代會要作護鑾書制學士

拜鳳中書舍人及入汴改授禮部員外郎○案歐陽史作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李愚傳歷許鄧觀察判官○案歐陽史作罷為鄧州觀

察判官

屬趙鳳出鎮邢臺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案歐陽史任  
園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吳縝纂誤云明  
宗紀天成二年六月任園罷長興二年李愚為平章  
事自任園罷至此已五年矣與愚入相年月太遠蓋  
史之所書本謂趙鳳而誤為任園也

任園傳嗣昭為帥于軍園代總其事。○案歐陽史作嗣  
昭戰歿園代將其軍

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部。○食券通鑑作館券  
清泰中制贈太傅。○案歐陽史作愍帝即位贈園太傅  
是書作廢帝清泰中未知孰是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六十九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四

列傳二十

薛廷珪其先河東人也父逢咸通中為祕書監以才名著於時廷珪中和年在西川登進士第累歷臺省

舊唐書大

順初累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

乾寧中為中書舍人駕在華州改散騎

常侍尋請致仕客遊蜀川昭宗遷洛陽徵為禮部侍郎

舊唐書光化中復為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尚書左丞時柳璨屠害

朝士衣冠畢罹其毒廷珪以居常退讓獲全新唐書朱全忠兼四

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入梁

為禮部尚書莊宗平定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太子少師

致仕案通鑑廷珪與李琪嘗為太祖冊禮使同光三年九月卒贈右僕射

所著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于世初廷珪父

逢著鑿混沌真珠簾等賦大為時人所稱廷珪既壯亦



著賦數十篇同為一集故目曰克家志

崔沂

沂唐書宰相世系表沂字德潤

大中時宰相魏公鉉之幼子也兄

沆廣明初亦為宰輔沂舉進士第歷監察補闕昭宗時累遷至員外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同舍顏荑錢珣俱秉筆見荑珣贍速草制數十無妨譚笑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疎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為諫議大夫入梁為御史司憲糾繆繩違不避豪右開平中金吾街使寇彥卿入朝過天津橋

市民梁現者不時迴避前導伍伯猝之投石欄以致斃  
彥卿自前白于梁祖梁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宣諭令  
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彥卿位是人  
臣無專殺之理況天津橋御路之要正對端門當車駕  
出入之途非街使振怒之所況梁現不時迴避其過止  
于鞭笞猝首投軀深乖朝憲請論之以法梁祖惜彥卿  
令沂以過失論沂引鬪競律以怙勢力為罪首下手者  
減一等又鬪毆條不鬪故毆傷人者加傷罪一等沂表

入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  
多之遷左司侍郎改太常卿轉禮部尚書貞明中帶本  
官充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  
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  
絕中外沂至府客將白以副留守合行廷禮沂曰張公  
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  
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  
煩莊宗興復唐室復用為左丞判吏部尚書銓選司坐

累謫石州司馬明宗即位召還復為左丞以衰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卒于龍門之別墅時年七十餘贈太子少傅

劉岳字昭輔其先遼東襄平人元魏平定遼東徙家于代隨孝文遷洛遂為洛陽人八代祖民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武德時功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縣令符有子八人皆登進士第珪之母弟瓌珣異母弟崇夷崇龜崇望崇魯崇暮崇龜乾寧中廣南節度使崇望乾寧中

宰相崇魯崇暮崇夷並歷朝省岳少孤亦進士擢第歷  
戶部巡官鄭縣簿直史館轉左拾遺侍御史梁貞明初  
召入翰林為學士岳為文敏速尤善談諧在職累遷戶  
部侍郎在翰林十二年莊宗入汴隨例貶均州司馬尋  
丁母憂許自貶所奔喪服闋授太子詹事明宗即位歷  
兵部吏部侍郎祕書監太常卿卒年五十六贈吏部尚  
書岳文學之外通于典禮天成中奉詔撰新書儀一部  
文約而理當今行于世子溫叟仕至御史中丞

國老談苑云劉

溫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為己任幼孤事母以孝聞其母甚賢初為翰林學士私庭拜母母即命二婢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此汝父長興中入翰林時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來常懼家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歎欬掩泣溫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為得禮

封舜卿

案原本有闕文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封氏世居渤海舊縣舜卿字贊聖父教字碩夫戶部尚

書渤海縣男唐書有傳

仕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

幽州以門生鄭致雍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雍同受命

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辭才思拙澁

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為座

主辱門生

案以下有闕文

莊宗同光已來累厯清顯封氏自太

和以來世居兩制以文筆稱于時舜卿從子渭

世系表渭字希

叟昭宗遷維時為翰林學士舜卿為中書舍人叔姪對

掌內外制從子翹于梁貞明中亦為翰林學士天成中

為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

香一合帝親爇一炷餘令于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議

者以翹時推名族出朝苑登瑣闥甚有嚴廊之望而忽

有比請乃近諸妖佞耳揚望由是減之

案以下殘闕

竇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為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自拾遺召入翰林充學士梁貞明中加兩浙錢鏐元帥之命夢徵以鏐無功于中原兵柄不宜虛授其言切直梁末

帝以觸時機左授外任

玉堂閒話竇以錢公無功于本朝僻在一方生邀恩澤不稱是

命乃抱麻哭于朝翌日竇謫掾于東川

有頃復召為學士及莊宗入汴夢

徵以例貶沂州居嘗感梁末帝舊恩因為祭故君文云  
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睠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革故



以鼎新若金銷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秉筆者  
皆許之尋量移宿州天成初遷中書舍人復入為翰林  
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

玉堂閒話竇失意被謫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

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為丞相苟  
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竇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  
郎竇忽憶夢中所言深惡其事夢徵隨計之秋文稱甚  
然已受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

高尤長于牋啓編為十卷目曰東堂集行于世

李保殷河南洛陽人也昭宗朝自處士除太子正字改  
錢塘縣尉浙東帥董昌辟為推官調補河府兵曹參軍

歷長水令毛詩博士累官至太常少卿端王傳入為大理卿撰刑律總要十二卷與兵部侍郎郝殷象論刑法事左降房州司馬同光初授殿中監以其素有明法律之譽拜大理卿未滿秩屬為人所制保殷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卒于洛陽

歸藹字文彥吳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澤位皆至列曹尚書觀察使藹登進士第及昇朝遍歷三署

案以下疑有闕

文據舊唐書昭宗紀天祐元年七月宴于文思殿朱全忠入百官或坐于廊下全忠怒皆通引官何疑丙寅制

金紫光祿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國韓儀賁授棣州同  
司馬侍御史歸藹賁授登州司戶坐百官傲全忠也同

光初為尚書右丞遷刑戶二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致仕  
卒年七十六

孔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餘神氣溫厚登進

士第歷校書郎萬年尉充集賢校理為諫議大夫以年

老致仕

案孔邈傳原本殘闕考冊府元龜云乾寧五年  
登進士第除校書郎崔遠在中書奏為萬年尉

充集賢校理以親舅獨孤  
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

張文寶昭宗朝諫議大夫顓之子也文寶初依河中朱

友謙為從事莊宗即位于魏州以文寶知制誥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知貢舉遷吏部侍郎文寶性雅淡稽古長興初奉使浙中泛海船壞水工以小舟救文寶與副使吏部郎中張絢信風至淮南界偽吳楊溥禮待甚至兼厚遺錢幣食物文寶受其食物反其錢幣吳人善之送文寶等復至杭州宣國命還青州卒子吉嗣位邑宰

陳人薊門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于浮陽轉徙

于大梁梁將張漢傑延于私邸表授太子舍人莊宗平  
梁郭崇韜遙領常山召居賓榻崇韜從魏王繼岌伐蜀  
署為招討判官崇韜死明宗即位隨任圜歸闕圜薦之  
于朝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又性陰僻  
寡與人合不為當路所與尋移左散騎常侍由是忿以  
成疾踰月而卒又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為判官日人  
有造者垂帷深處罕見其面及居西掖而姿態愈倨位  
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然又性孤執尤廉于財

長興中嘗自舍人銜命冊晉國公主石于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于又宜陳一謳頌以稱晉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耳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為也聞者嘉之晉高祖即位贈禮部尚書劉贊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玘為令錄誨以詩書夏月令服青襦單衫玘每肉食別置蔬食以飯贊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苦心文藝自可致之吾祿不

可分也繇是贊及冠有文辭年三十餘登進士第魏州  
節度使羅紹威署巡官罷歸京師依開封尹劉鄩久之  
租庸使趙巖表為巡官累遷至金部員外郎職如故莊  
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謙以贊里人表為鹽鐵判官天成  
中歷知制誥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鄰居  
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總麻為位而哭其家無  
嫡長與視喪事卹其孀稚人士稱之改御史中丞刑部  
侍郎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雖

權豪不能移其操未幾改祕書監兼秦王傅

冊府元龜  
秦王為元

帥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  
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奏薦贊

焉贊節槩貞素忽聞其命掩泣固辭竟不能止

通鑑  
贊自以左

遷泣訴不得免胡三省注云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  
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傅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為嚮用王  
傅為左遷以職事有間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  
儲副則秦王傅不可以間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峻急恐  
豫其禍故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脫每稱頌  
求脫耳

秦王功德阿意順旨祇奉談笑惟贊從容諷議必獻嘉  
言秦王常接見賓寮及遊客于酒筵之中悉令秉筆賦



詩冊府元龜時從榮溺于篇章凡門客及通謁遊贊為

師傅亦與諸客混然容狀不悅秦王知其意自是戒與

客贊至勿通令每月一度至衙

言行龜鑑載劉贊諫秦王曰殿下宜以孝敬為

職浮華非所尚也秦王不悅戒閹者後弗引進

贊既官係王府不敢朝參不通

慶弔但閉闔暗鳴而已及秦王得罪或言贊止于朝降

而已服麻衣備驢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國君之嗣

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朝降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

勅長流嵐州即時赴貶所在嵐州踰年清泰二年春詔

歸田里妻紇干氏塗中卒贊比羸瘠慟哭殆絕因之亦  
病行及石會關而卒時年六十餘

史臣曰自唐祚橫流衣冠掃地苟無端士孰恢素風如  
廷珪之文學崔沂之剛正劉岳之典禮舜卿之掌誥洎  
夢徵而下皆蔚有貞規無虧懿範固可以為縉紳之圭  
表聳朝廷之羽儀以之垂名夫何不韙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考證

唐列傳二十劉岳傳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

○案歐陽史謂其事出鄙俚兩史褒貶微有異同

張文寶傳信風至淮南界○案通鑑作風飄至天長

陳乂傳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案通

鑑作閏月以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為給事中充樞

密直學士與此傳互有詳畧

劉贊傳○案通鑑作劉瓚

舊五代史六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四百七十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五

列傳二十一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為牙校憲始童壯喜儒學勵志橫經不捨晝夜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恥于學業惟憲與里人藥縱之精力遊學弱冠盡通諸經尤

精友傳嘗袖行所業竭判官李襲吉一見欣歎既辭謂  
憲曰子勉之將來必成佳器石州刺史楊守業喜聚書  
以家書示之聞見日博莊宗為行軍司馬廣延髦俊素  
知憲名令朱守殷賫書幣延之歲餘釋褐交城令秩滿  
莊宗嗣世補太原府司錄參軍時霸府初開幕客馬郁  
王緘燕中名士盡與之遊十二年莊宗平河朔念藩邸  
之舊徵赴行臺十三年授監察賜緋署魏博推官自是  
恒簪筆扈從十五年王師戰胡柳周德威軍不利憲與

同列奔馬北渡梁軍急追殆將不濟至晚渡河人皆陷水而沒憲與從子朗履水而行將及岸永陷朗泣以馬箠引之憲曰吾兒去矣勿使俱陷朗曰忍季父如此俱死無恨朗偃伏引箠憲躍身而出是夜莊宗令于軍中求憲或曰與王緘俱歿矣莊宗垂涕求尸數日間其免也遣使慰勞尋改掌書記水部郎中賜金紫歷魏博觀察判官從討張文禮鎮州平授魏博鎮冀十郡觀察判官改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權鎮州留守莊宗即位詔

還魏都授尚書工部侍郎充租庸使八月改刑部侍郎  
判吏部銓兼太清宮副使莊宗遷洛陽以憲檢校吏部  
尚書與唐尹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憲學識優深尤精  
吏道剖析聽斷人不敢欺三年春車駕幸鄴時易定王  
都來朝宴于行宮將擊鞠初莊宗行即位之禮卜鞠場  
吉因築壇于其間至是詔毀之憲奏曰即位壇是陛下  
祭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雨濡之外不可輒毀亦不  
可修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壇到今猶有兆象存而不



毀古之道也即命治之于宮西數日未成會憲以公事  
獲譴閤門待罪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宮之庭礙事者畢  
去竟毀即位壇憲私謂郭崇韜曰不祥之甚忽其本也  
秋崇韜將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允中避事久矣余受  
命西征已奏還公黃閤憲報曰庖人之代尸祝所謂非  
吾事也時樞密承旨段徊當權任事以憲從龍舊望不  
欲憲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州選北京留守徊揚言曰  
北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

趨時者因附伺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相業然國祚中  
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  
人惟北面事重十一月授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  
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知府事四年二月趙在禮入魏  
州時憲家屬在魏關東做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  
至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既而明宗為兵  
衆所劫諸軍離散地遠不知事實或謂憲曰蜀軍未至  
洛陽窘急總管又失兵權制在諸軍之手又聞河朔推

戴事若實然或可濟否憲曰治亂之機間不容髮以愚  
所斷事未可知愚聞藥縱之言總管德量仁厚素得士  
心餘勿多言志此而已四月五日李存渥自洛陽至口  
傳莊宗命並無書詔惟云天子授以隻箭傳之為信衆  
心惑之時事莫測左右獻畫曰存渥所乘馬已戢其飾  
復召人謀事必行陰禍因欲據城寧我負人宜早為之  
所但戮呂鄭二宦且繫存渥徐觀其變事萬全矣憲良  
久曰吾本書生無軍功而致身及此一旦自布衣而紆

金紫向來仕宦非出他門此畫非吾心也事苟不濟以

身徇義

東都事略張昭傳昭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天子委以保釐之任吾豈苟生者

乎昭曰此古之大節公能行之忠臣也憲既死論者以昭能成憲之節

翌日符彥超誅呂

鄭軍城大亂燔剽達曙憲初聞有變出奔沂州既而有

司糾其委城之罪四月二十四日賜死于晉陽之千佛

院幼子凝隨父走亦為收者加害明宗郊禮大赦有司

請昭雪從之憲沈靜寡欲喜聚圖書家書五千卷視事

之餘手自刊校善彈琴不飲酒賓寮宴語但論文嘯咏

而已士友重之憲長子守素仕晉位至尚書郎

王正言鄆州人父志濟陰令正言早孤貧從沙門學工詩密州刺史賀德倫令歸俗署郡職德倫鎮青州表為推官移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為同職司空題所凌正言降心下之題誅代為節度判官同光初守戶部尚書興唐尹時孔謙為租庸副使常畏張憲挺持不欲其領使乃白郭崇韜留憲于魏州請宰相豆盧革判租庸未幾

復以盧質代之孔譙白云錢穀重務宰相事多簿籍留滯又云盧質判二日便借官錢皆不可任意謂崇韜必令已代其任時物議未允而止譙沮喪久之李紹宏曰邦計國本時號怨府非張憲不稱職即日徵之孔譙段徊白崇韜曰邦計雖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為使即可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未見其可張憲才器兼濟宜以委之崇韜即奏憲留守魏州徵王

正言為租庸使正言在職主諾而已權柄出于孔謙正言不耐繁浩簿領縱橫觸事遺忘物論以為不可即以孔謙代之正言守禮部尚書三年冬代張憲為興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頗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趙趙聽命至是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童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

趙在禮

通鑑正言索馬不能得乃  
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

望塵再拜請罪在禮

曰尚書重德勿自平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歸  
之衆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撫明宗即位正言  
求為平盧軍行軍司馬因以授之竟卒于任

胡裴禮部尚書魯之孫汴將楊師厚之鎮魏州裴與副  
使李嗣業有舊因往依之薦授貴鄉令及張彥之亂嗣  
業遇害裴罷秩客于魏州莊宗初至裴謁見求假官司  
空類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十三年莊宗還太



原裝侯于離亭謁者不內乃排闥而入曰臣本朝公卿  
子孫從兵至此殿下比襲唐祚勤求英俊以壯霸圖臣  
雖不才比于進九九納豎刁頭須亦所庶幾而羈旅累  
年執事者不垂顧錄臣不能赴海觸樹走胡適越今日  
歸死于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是賜酒  
食慰遣之謂郭崇韜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驛巡官未  
幾授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緋魚袋尋歷推官  
檢校員外郎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僻于題壁所

至宮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譏之不以為醜時四鎮幕  
賓皆金紫裝獨恥銀艾十七年莊宗自魏州之德勝與  
賓僚城樓餞別既而羣僚離席裝獨留獻詩三篇意在  
章服莊宗舉大鍾屬裝曰員外能醕此乎裝飲酒素少  
略無難色為之一舉而醕莊宗即解紫袍賜之同光初  
以裝為給事中從幸洛陽時連年大水百官多窘裝求  
為襄州副使四年洛陽變擾節度使劉訓以私怨族裝  
誣奏云裝欲謀亂人士寬之

崔貽孫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貽孫字伯垂

祖玄亮左散騎常侍

世系表玄亮字

晦孫號州刺史

父留言潞州判官貽孫以門族登進士第以監察

升朝歷清資美職及為省郎于江南迴以橐裝營別墅  
于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遍野狹徑深  
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及李振貶均州貽  
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同光初除吏部侍郎  
銓選疎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潞州致書于府帥孔勳曰  
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為逐

客勅以其年八十奏留府下明年量移澤州司馬遇赦

還京宰相鄭珏以姻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

昏耄罔知後遷禮部尚書致仕而卒

北夢瑣言崔昭孫年過八十求進不

休囊橐之資業有貯積性好人喜得小惠

有子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各

于舊業爭分其利甘旨醫藥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責之

云生有明君宰相死有天曹地府吾雖考終豈放汝耶

孟鵠魏州人莊宗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賦以鵠為

度支孔目官明宗時為邢洺節度使每曲意承迎明宗

甚德之及孔謙專典軍賦徵督苛急明宗嘗 齒及即

位鵠自租庸勾官擢為客省副使樞密承旨遷三司副  
使出為相州刺史會范延光再遷樞密乃徵鵠為三司  
使初鵠有計畫之能及專掌邦賦操割依違名譽頓減  
期年發疾求外任仍授許州節度使謝恩退帝目送之  
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范延光奏曰  
鵠于同光世已為三司勾官天成初為三司副使出刺  
相州入判三司又二年帝曰鵠以幹事遽至方鎮爭不

勉旃鵠與延光俱魏人厚相結託暨延光掌樞務援引  
判三司又致節鉞明宗知之故以此言譏之到任未周  
歲卒贈太保

孫岳稷州人也強幹有才用歷府衛右職天成中為潁  
耀二州刺史閬州團練使所至稱治遷鳳州節度使受  
代歸京秦王從榮欲以岳為元帥府都押衙事未行馮  
贇舉為三司使時豫密謀朱馮患從榮之恣橫岳曾極  
言其禍之端康義誠聞之不悅及從榮敗義誠召岳同

至河南府檢閱府藏時紛擾未定義誠密遣騎士射之  
岳走至通利坊為騎士所害識與不識皆痛之子璉歷  
諸衛將軍藩閫節度副使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祖庸吏為鄆州糧料使  
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  
以為元從孔目官長興元年始置三司使拜延朗特進  
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  
以延朗充三司使末帝即位授禮部尚書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辭曰臣濫承雨露擢處鈞  
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況中省文章之地洪  
鑪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疊貢  
情誠乞請睿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  
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強收涕泗勉過怔忡重思事上  
之門細料盡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  
臣莫保于初終分義難防于毀譽臣若保茲重任忘彼  
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偷安而以固富貴則內欺心腑



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  
行王道唯守國章任人必取當才決事須依正理確違  
形勢堅塞倖門則可以振舉宏綱彌縫大化助陛下含  
容之澤彰國家至理之風然而讒邪者必起憾詞憎嫉  
者寧無謗議或慮至尊未悉羣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  
便俟甘瑕受玷臣心可忍臣恥可消只恐山林草澤之  
人稱量聖制冠履軒裳之士輕慢朝廷臣又以國計一  
司掌其經費利權二務職在摺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

無過薄賦贍六軍之勁士又藉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罄山採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首是黷皇風況諸道所徵賦租雖多數額時逢水旱或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添所在又申逃係欠乃至軍儲官俸常汲汲于供須夏稅秋租每懸懸于繼續況今內外倉庫多是罄空遠近生民或聞饑歉伏願朝廷尚添軍額更益師徒非時之博糴難為異日之區分轉大竊慮年支有闕國計可憂望陛下節

例外之破除放諸項以儉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  
去繁以寬經費減奢從儉漸俟豐盈則屈者知恩叛者  
從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臣又聞治民尚清為政務易  
易則繁苛並去清則偏黨無施若擇其良牧委任正人  
則境內蒸黎必獲蘇息官中倉庫亦絕侵欺伏望誠見  
在之處官無乖撫俗擇將來之蒞事更審求賢儻一一  
得人則農無所苦人人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奉公善政  
者不惜重酬昧理無功者勿頒厚俸益彰有道兼絕徇

情伏望陛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閔臣驚憂于後患察臣  
愚直杜彼讒邪臣即但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幾萬一仰  
答聖明末帝優詔答之召于便殿謂之曰卿所論奏深中  
時病形之切言頗救朕失國計事重日得商量無過勞慮  
也延朗不得已而承命延朗有心計善理繁劇晉高祖  
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積聚係官財貨留使之外  
延朗悉遣取之晉高祖深銜其事及晉陽起兵末帝議  
親征然亦采浮論不能果決延朗獨排衆議請末帝北

行識者黷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以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劉延皓應州渾元人祖建立父茂成皆以軍功推為邊將延皓即劉后之弟也末帝鎮鳳翔署延皓元隨都校奏加檢校戶部尚書清泰元年除宮苑使加檢校司空俄改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二年遷樞密使太保出為鄴都留守檢校太傅延皓御軍失政為屯將張令昭所逐出奔相州尋詔停所任及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

門廣化寺數日自經而死延皓始以后戚自藩邸出入左右甚以溫厚見稱故末帝嗣位之後委居近密及出鎮大名而所執一變掠人財賄納人園宅聚歌僮為長夜之飲而三軍所給不時內外怨之因為令昭所逐時執政以延皓失守請舉舊章末帝以劉后內政之故止從罷免而已由是清泰之政弊矣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末帝鎮河中時為軍城馬步都虞候後納為腹心及鎮鳳翔署為孔目吏末帝將圖起

義為捍禦之備延朗計公私粟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

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闕焉末帝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

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樞密使累官至檢校太

傅時房曷為樞密使但高枕閒眠啟奏除授一歸延朗

由是得志凡藩侯郡牧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

貢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

訕末帝不能察之及晉高祖入洛延朗將竄于南山與

從者數輩過其私第指而嘆曰我有錢三十萬貫聚于

此不知為何人所得其愚暗如此尋捕而殺之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攷證

唐列傳二十一張憲傳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宮之廕礙  
事者畢去竟毀即位壇○案歐陽史作場未成莊宗  
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為場與是書異通鑑從歐陽  
史

李存渥自洛陽至○案存渥歐陽史作永王存霸考唐  
家人傳存渥與劉皇后同奔至風谷為部下所殺是  
存渥未至太原其至太原者存霸也是傳作存渥疑

誤

孟鵠傳鵠自租庸勾官擢為客省副使。租庸勾官北夢瑣言作三司勾押官

劉延皓傳父茂成。案歐陽史作茂威

延皓即劉后之弟也。案通鑑攷異引廢帝實錄以延皓為劉后之姪與是書異。歐陽史通鑑俱從是書

出為鄴都留守。案歐陽史作天雄軍節度使

劉延朗傳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案歐陽史廢帝既

立以延朗為莊宅使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攷證